

戴笠的幾個戰場（一）

費雲文

拙著「戴雨農其人其事」，係就戴雨農的家世為人，以及其生平重大事蹟，作簡明扼要的敘述。該文發表於「中外雜誌」後，年來陸續接到讀者來信，希望多介紹些有關他的故事。因此，再就其前所述的事蹟，作比較詳細的補充，以答謝讀者的愛護。

西安事變萬里赴難

民國二十五年，中共在華中一帶的騷擾盤據，經過中央有計劃的圍剿，已經次第消滅；在贛南的偽蘇維埃中國政府，也竄逃往陝西的延安。當其窮途末路之時，却根據莫斯科國際共產的決議，改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利用當時舉國抗日的情緒，來轉移國人的目標，獲取苟延殘喘的機會，進一步作死灰復燃的打算。

當時，政府在陝西負責勸共的，為副司令張學良（總司令由 蔣委員長兼任）所率領的東北軍，和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所率領的十七路軍。東北軍久離家鄉，所渴望的是「打回老家」，對於勸共，本不熱心；祇以奉命行事，所以一開始就遭到共軍伏擊，損失了部份軍隊。

不久，戴雨農從陝北得到情報，共黨派秦邦

憲為代表和東北軍的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接頭，以「抗日」為口號，以統戰的策略，強調「當前大家應該槍口對外，不該再打內戰」，煽惑東北軍反對中央「安內攘外」的決策；並且把所有停去的人員武器，全部送回。王以哲大喜過望之下，認為共黨很講「義氣」，夠「朋友」；當與秦約定，以後如奉令進剿，必於事先通知共軍，好讓共軍從容撤退。被俘去的人員，經過共幹的假殷勤招待，惡意的宣傳；無形中中了他們的洗腦毒素。放回以後，自然而然的幫共黨大肆宣傳；於是，人心浮動。張學良根據王以哲的報告和慫恿，以及一般幹部的包圍；也答應派代表赴陝北與共黨商談，規定暗語為：

「天空落一鳥，來客是何人？」（共黨以此相問）

「為持蘇武節，關中曾牧羊」（張學良的代表以此作答）

雙方談判很圓滿，此後共黨經常派有代表，住在王以哲部；表面上是負責聯絡，實際上與潛伏在西安的共諜人員大肆活動。一時，西安城內各種為中共張目的社團，如雨後春筍般的先後建立；在張學良的縱容之下，左傾的風氣和叵測的圖謀，囂張揚厲，積極推行。

戴雨農當即呈報蔣委員長，一面加強西安方面的情報蒐集。

二十五年十一月廿四日，張學良迭電蔣委員長，請求在洛陽晉見，有緊急軍情面報。蔣委員長已經得到東北軍思想龐雜，行動歧異的情報；同時也已瞭解共黨在山窮水盡極端沮喪之下，改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陰謀。但以念及張學良於民國十七年拒絕日人引誘而自動歸附中央，以及十九年中原大戰時效忠中央夾擊閻、馮叛軍的功勞；並為貫徹其讓張學良和東北軍為國家立功，以恢復過去的榮譽聲望，好在將來全面抗日時為國盡力的初衷。乃於十一月廿八日應邀前往洛陽。十二月三日，張學良自西安來見，要求立即帶兵「抗日」，不願再勸共；甚至呈明對其部下駕馭困難的苦況，請求蔣委員長前往西安鎮壓訓誨。

蔣委員長鑒於當時，陝北的共軍，已在包圍之中，照預定的軍事計劃，祇要再作一次較大規模的進擊，就可以克盡全功。何況，東北軍因處境特殊，痛心國難，激於義憤，容不免有越軌的言論。如果予以剴切的詰諭，必能統一軍心。更以自為統帥，教導有責，此身屬於黨國，安危在所不計。因於十二月四日，由洛陽到西安，駐節

郊外華清池，按日約見團長以上的勳共將領，告以勳共已達最後五分鐘成功階段，勸勉他們堅決勇往，迅赴事功。

不料十二月十二日清晨五時半，張學良與楊虎城竟然公然叛變；由張的衛隊營進攻華清池行轅，劫持蔣委員長到西安，想脅迫蔣委員長接納他們的政治主張。

事變發生之前，戴雨農即已偵查到張、楊與共黨有勾結的情報，報告蔣委員長；事變發生之時，戴雨農正在廣州處理緝私工作。(註)聞訊，星夜趕回南京，立即派重要幹部攜帶電臺赴潼關，利用裝載郵包卡車掩護，進入西安，蒐集情報；相機展開對叛軍的策動反正活動。

張學良、楊虎城自以為他們發動的犯上作亂行動，是一種「革命性的政變」，而其口號又是全國上下所最熱衷的「抗日」；一定能得到廣大而熱烈的響應，尤其是過去反對過中央的軍人、政客，還有一再遊行示威的學生、知識界。可是，所得到的反應，完全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因為，蔣委員長寬大處理兩廣事變以後，已經在廣大羣衆中，奠定了民族領袖的地位，因此，知識界如胡適、傅斯年等人，在各大報刊發表言論，痛斥張、楊的舉動，是一種足以使「仇快親痛」的狂悖行爲；同時稱贊國民政府，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最好而最肯做事最負責任的政府，蔣委員長更是安定政府和領導救國的中心力量。當前國家問題的重心，是如何團結一致，加強政府的力量，使其能充份發揮建國救國的「能」；而不是假藉任何名義，削弱政府的權能，造成分歧，以

達到少數派系的私利願望。學生們也鎮定下來，不但不再鼓動鬧事；反而以可能失去民族領袖爲可憂可慮。全國上下，即使過去曾是蔣委員長的主要政敵，也都紛紛致電張、楊，要求迅速恢復蔣委員長的自由。各方面竭誠擁護蔣委員長的情形，頗使張、楊感到已陷入孤單境地。

蔣委員長本身，雖然已被劫持，但他凜然正色的訓誡張學良，決以正氣與武力相週旋，不與叛逆談判，也決不在任何暴力脅迫之下，承諾任何政治條件。中央政府自事變發生之初，即明白的公開斥責張、楊爲叛逆，下令討伐；而且很快的對叛軍形成大包圍。張、楊進退維谷，使他們對如何善其後，以及其本身未來的命運，感到困惑而焦急。

蔣夫人爲了保持國家元氣，共赴國難，以爲不妨先試以和平解決的方法；於是商請澳洲籍顧問端納於十四日赴西安，探詢張的眞正態度。

當時，張學良已看到蔣委員長所有公私文件和日記，才知道自己鑄成大錯；他曾向蔣委員長報告說：

「今日始知委員長人格如此偉大。委員長對革命之忠誠與負責救國之苦心，實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我若早知委員長日記中所記者十分之一、二，斷不至有此次之魯莽行動。現在我已明白我前此觀念係錯誤的。」

因此，他開始悔悟，而擔心蔣委員長的安全，更有迅即解決此變局的願望。加以端納對他分析世界大勢，以及十九日宋子文到西安以後的折衝，事情已有了轉機；張已不再堅持他的政治主

張，也同意恢復蔣委員長自由。剩下的問題，是如何說服參與變亂的楊虎城和其他人士。

廿二日，蔣夫人親赴西安，對和平解決事變，作最後的努力，戴雨農隨侍。

行前，戴雨農的友好和幹部，都以爲他是情報工作的首領，向爲叛軍所嫉恨；此去深入虎穴，既然與事無補，何必冒此必死的危險？乃紛紛加以勸阻。戴雨農本其過人的識見，力排衆議；臨時召集在京的所屬同志話別，表示他決效蔣委員長當年赴難永豐兵艦的精神，前往西安去赴難，他說：

「蔣委員長蒙難，是我們的過失，我決定到西安隨侍。此去凶多吉少，如果委員長能安然返京，我也能隨侍歸來；否則，我也死而無憾。古人說：『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我祇有一死，才能上報領袖，下救工作的危亡。但無論如何，大家要安心工作，忠心耿耿，繼續爲革命工作，奮鬥到底；將來盡忠救國的責任，全在各位肩上。」

同志們聽到他這番話，爲之動容，一方面敬佩他的大忠大勇，一方面又爲他的安全擔憂；所以大家都流淚。戴雨農感動而堅強的說：

「你們哭什麼？成功、成仁，是革命工作者的抱負。我戴某既然以身許國，忠於領袖，就無可懼怕之事。祇要能俯仰無愧，就能內心平安。古人所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就是一種無愧於心的修養表現；我自信尚有此修養，大家應該爲我此行高興才對。我希望大家以眼淚爲我送行，我要大家以掌聲壯我行色！」

他言猶未畢，全場響起一片如雷的掌聲。戴雨農以必死之心赴難西安，話別了同志，再去拜別老母。雙膝跪在藍太夫人面前，流淚陳詞說：

「母親，自從迎養您來南京以後，孩兒奔忙國事，少盡孝道；不要說席履豐厚，就是晨昏定省，也常有缺失。現在我又要離開您到很遠的地方去了；自古道忠孝不能兩全，我爲了要做國家的兒子，以後也許不能再……」

戴雨農說到傷心之處，痛哭流涕，不能自己。藍太夫人却很平靜而溫和的安慰他說：

「我雖然從年輕守寡到撫養你成人，嘗盡世態艱辛；今天看到你爲國家做事，爲長官分憂，內心感到非常高興。祇要你能夠竭力盡忠，而又能心存孝思，我就放心了。我雖然上了年紀，但身體很健康，如果有什麼不方便，我會攜帶家人回鄉安居，你不必以我們爲念，好好的努力辦你的事吧！」

戴雨農到了西安，原擬隨侍在蔣委員長左右；但張學良却把他安置在張宅的地下室，表面上說是保護安全，實際上是被軟禁了。戴雨農寫信給張，要求無論如何，應當彼此暢談一次；但也未見答覆。加以終日獨處幽室，雖僅咫尺之隔，竟不能親謁蔣委員長，非常焦慮不安。於是奮筆留書云：「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願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一腔忠義，躍然紙上。

廿四日凌晨，張學良極端疲乏之餘，到地下室看戴雨農，拿出一份他部下「請速殺戴笠以絕

後患事」的報告給他看，戴雨農看了事由，正色向張回答說：

「古語說：主辱臣死，現在蔣委員長蒙難西安，凡是爲部屬的，怎忍偷生？怕死即不來西安，你殺了我，殺不盡我的同志；我的同志，一定會繼承我的志向，爲維護蔣委員長，爲國除奸而努力的。」

張學良對他的凜然正義，非常折服；當告以並無加害之意。於是戴雨農向張曉以利害，對其如何善爲結束此變，有所謀劃，多所建議。

廿五日，張學良恭送蔣委員長離陝返京，以「一身當之」的情懷束身請罪，接受國法審判，以維護中央政府和蔣委員長的威信。負責審判此案的特殊軍事法庭，判處張學良十年有期徒刑。蔣委員長則以張悔過歸誠，使全國得避免發生戰禍，而請求赦免張學良。政府接受了蔣委員長的建議，赦免張學良的罪刑，交軍委會嚴加管束。

西安事變，雖然因爲蔣委員長安返南京，以及張學良束身請罪而告結束；但陝西的局勢仍然混沌，各地政潮暗起；如何使善後工作順利完成，不生枝節；實爲當務之急，而其中複雜紛擾的程度，也相當嚴重。戴雨農由西安返京以後，特別注意此事，並且設法予以疏解。

廿六年初，中央正在處理陝西的善後問題，楊虎城受人煽惑，勸他不要依照中央命令，離開陝西，以免斷送其政治生命。於是，楊反對中央部隊換防的和平解決辦法，以圖繼續據有陝西。當即分頭活動，一面電河北宋哲元，堅持反對中央的主張；電山東韓復榘，主張：「放張學良回

陝西，撤退關內的中央軍，立即發動抗日」；一面簡請廣西當局會同廣東當局籲請中央接受他立即抗日的主張；派續範亭赴山西，請閻錫山出面調停，請各省予以實力的援助。結果，韓復榘應允必要時出兵兩師加以援助；河北的萬福麟部師長黃顯聲，也派參謀長赴山西，商假道入陝的計劃。楊虎城本人，則與中共勾結，分南、中、北三部作軍事部署；一面收編土匪，擴充部隊，佈置於三原、臨潼、渭南一帶。擺出不惜一戰的姿態，阻止中央軍入陝。

東北軍方面，自張學良赴京以後，內部意見不一；雖不願爲楊的「陝西地盤主義」而聽其驅使；但以「張學良回陝」爲目標，醞釀成爲一種「救張運動」，大有「張一日不回，一日不聽中央命令」之勢。過激份子孫銘九等，甚至槍殺王以哲；也增加局勢的動盪，和順利解決的困擾。

以上各情，均爲戴雨農偵查明白；立即進行疏解策動。首先，他親自與在南京的張學良磋商，告以東北軍如此作爲，將使張「一身當之，束身請罪」的熱誠大義，前功盡棄。張聽他分析，爲之動容；親筆致函楊虎城和他自己的部下，警醒他們：「斷不可以個人出處，爲解決當前問題之焦點」，而應當「以大仁大勇之精神，服從委員長解決陝局的善後辦法。」並且對東北軍再三致意說：「委座之愛護東北軍不亞於長，而更有過之。望兄等勿再瞻顧，速下最後之決心，行有效之辦法，方能達到救國還鄉之目的。」戴雨農特將此信，派專人送往陝西；一面對張、楊的軍隊，加以聯絡策動。結果，東北軍的繆徵流、劉

多荃、吳克仁等兩軍一師，均表示絕對擁戴中央，服從蔣委員長；楊虎城的警衛第二旅張鴻遠部，也離楊反正。因此，楊虎城的陣勢瓦解，東北軍遵令東調蘇皖；中央才能乘勢順利解決陝局，而未再生枝節。

有人以為，尤其共黨廣為宣傳；「西安事變是加強中國抗日的決定性因素」；其實不然。蔣委員長的抗日意志，是用不着西安事變來加強的；相反的，却提早了日本全面侵犯我國的時間；而削弱了蔣委員長為抗日戰爭的充份準備，和爭取時間的努力。中共的問題，未能徹底解決，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

當西安事變發動之先，中共鼓動挑撥，惟恐不及；既爆發以後，看到全國上下擁護中央和蔣委員長的熱誠，却又沉靜下來，機巧的袖手旁觀。不但張、楊受其愚弄，徒自犧牲；就是擁護政府的一般人士，也有人因為他們沒有乘機搗亂，而對其有了好感。共黨又於廿六年二月致電國民黨中央，作如下的四點保證：(一)不再以武力作傾覆國民政府的行動；(二)「中國蘇維埃政府」改稱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稱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直接指揮；(三)三民主義將在特區政府管轄地切實推行；(四)中共將停止執行沒收田地的政策。此即成為共黨要求政府諒解的基礎，而因此獲得長期喘息的機會，伏下此後無窮的禍根。

註：此係應廣東省政府財政廳的邀請，代為整頓歷年積弊的海關緝私工作，由戴雨農介紹張君嵩為緝私處處長兼稅警總團

長，並就秘密情報工作人員中適合該項工作者，介入該處工作，銳意整頓，自九月至年底，四月之間，共緝獲私貨四百五十五件，粵海關稅收，比上年同一時期增收三百卅二萬八千九百卅一元，弊絕風清，成效大著。

檢討時局十項對策

自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抗戰開始，至次年二月，華北戰場一再失利，已喪失了整個河北、大部份山西、山東以及河南北部等廣大地區；除了在平綏線的南口和山西的娘子關、忻口，有比較激烈的戰鬥，予敵軍重創以外；其餘大小戰鬪，往往未能發揮利用地形障礙和主客異勢的優點，作比較持久性的抵抗。推究其原因，除了敵軍的武器火力較我強大外；我們本身，也有很多的缺點。地方行政方面，機構的組織鬆懈，行動遲緩，動員羣衆不夠徹底，以致不能在戰時的非常需要上與軍事行動配合一致，也是最重要而應當迅速謀補救改進的大事。

戴雨農有鑒於此，於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三月，向蔣委員長提出十項對策，加重地方行政機構的職責，並包含陷區情報和敵後工作，以作改進補救的準據。十策概略如下：

1. 各地督察專員縣長，在未淪陷前，應切實而有效的動員民衆，協助軍事，發動抗敵工作。
2. 各地督察專員縣長，守土有責；在淪陷前應普遍編組地方武力，切實訓練掌握，保衛地方。

3. 各地督察專員縣長，於縣城淪陷以後，仍應留在縣境之內，領導地方武力與廣大民衆，與敵週旋，或作地下活動，不得擅離職守。

4. 各地地方首長，應於平時就境內險要或僻遠地區，預置根據地，構築工事，儲備戰時物資；淪陷後應進入根據地，領導地方，號召民衆，對抗敵偽，爭取民心。

5. 各級行政首長，已因地地方淪陷而離開該管區者，應即重行進入管區，重建行政組織，展開活動；違則重懲，並就地遴選他人接替。

6. 各級警察組織，於淪陷後，應改編為戰時警察體制，隨同各級政府，負責情報、偵查、間諜、警衛等抗敵工作。

7. 對敵後游擊武力有建樹的，應予納入正式建制，給予番號，和獎勵接濟，派員指導；藉以造成風起雲湧的抗敵力量。

8. 應在陷區發動破壞敵偽交通的行動，着重與軍事有關的道路、橋樑、車站、倉儲、電線等，遲滯敵偽活動，以收牽制之效。

9. 應發動陷區武力，暗殺敵偽首領，破壞敵偽行政，以對抗其「以華制華」的策略。

10. 應在淪陷區，展開爭取青年運動，以對抗敵偽的麻醉與利用。

蔣委員長接納他的建議，交由軍委會，分別命令各地照辦。從此，各地行政機構，責有所歸，大都能在所管轄地區，維持組織，繼續而有效的執行施政，切實掌握民衆，與軍事行動，密切配合；縱然城池失陷，敵軍祇能控制城市和主要的交通線(也就是點和線)；而廣大的縣鎮鄉村

(也就是「面」)，都在我政府控制之中。正因爲如此，也才使在敵軍卵翼下的漢奸偽政權，「政令不出城門」，無法發生分化和削弱我國國家潛力的作用；此種情勢，對我國抗戰的長期支持，愈挫愈奮，關係極大。

痛懲王克敏、李福和

敵軍攻佔我華北，進展迅速；而我國幅員廣闊，城市密佈，敵軍所佔領的城市愈多，兵力愈分散。何況，地方的秩序維護，物資的徵發調用，交通的保持暢通，問題很多，不是敵軍本身的力量所能解決的；必需設法取得華人的合作，才能事半功倍。因此，敵軍每攻下一個城市，即扶植一批漢奸，先以「維持會」的名義，「服務桑梓」的話頭，組成地方政權，慢慢改變名稱；實際上一切仰其鼻息，替敵軍辦事。同時，儘可能編組華人爲武裝部隊，先以「自衛隊」名義，幫他偵緝「奸宄」，對付「特務」；如果「表現良好」，逐漸的予以擴充，替他擔任部份防務。

當時，最重要的偽政權組織在北平，由王克敏（曾在北京政府時期任財政總長）負責，搜括民財，供敵利用。戴雨農爲了嚴懲奸渠，殺一儆百，下令華北工作組織，設策誅劊。

王逆克敏既屈志從敵，明知自己將成爲愛國志士狙擊的對象；所以防範相當嚴密，僱有隨身保鏢和日籍顧問；進出家門，都隨護左右。加以敵軍在北平城內，收買狗腿細民，專以搜捕「藍衣社」人員爲急務；對被認爲形跡可疑的熟面孔

，派人跟踪，甚至常突擊檢查住所，因此，誅劊工作不易進行。

當時，天津站有一個行動組，組長王文、組員李連福等人，工作成績非常突出。於是，由北平區和天津站密商，爲了避免敵人的耳目；將該組臨時密調北平，出敵不意的進行勤奸工作，功成迅速天津；使敵僞防不勝防。

王文等一行五人，於民國廿七年三月由天津赴北平，經過一番佈置。當月廿八日，潛伏在王逆返家必需經過的煤渣胡同之內；下午五時廿分，乘大雨如注，胡同內行人絕跡之際，攔阻王逆乘坐的汽車，數槍齊發，擊中目標後，立即撤退，安返天津。王逆雖被擊中，但因其日籍顧問山本榮治緊急俯伏王逆身上，代王受彈；以致山本榮治身中數彈，當場斃命，王逆則僅成重傷。

(註)

部隊方面，敵人雖然也組成些「自衛隊」，可是，毫無作用；欲想利用過去的華人軍隊，加以整編，給予名義，供他驅使，又怕靠不住；冀東保安隊的變起倉卒，突然反正，就是前車之鑑。於是，敵軍想起了組織「皇協軍」的新花樣。

敵軍的部隊，自稱是「皇軍」，表示效忠日本帝國；那麽由華人組成的軍隊，也效忠日本帝國，就叫「皇協軍」。這和後來汪精衛偽政權所組織的偽軍，意義和性質都不相同。汪的偽軍是「中國政府」的軍隊，効忠汪偽政權；「皇協軍」雖說也是中國人，但與「中國政府」無關。敵軍要組成如此的軍隊，當然首先要選擇徹底奴隸化的「日本通」人物來負責。於是，由日本女間

諜中島成子介紹一位她認爲絕對可靠的李福和，擔任「皇協軍」的第一軍軍長。敵華北派遣軍爲了慎重，特別保送李到日本，接受奴化訓練；讓他服膺「大和魂」和「武士道」的精神，把他塑造一個死心塌地效忠日本帝國的漢奸偶像。李福和由日本受訓完畢，回到北平，頓時身價百倍。敵軍更全力吹捧，以「反共」「聯日」爲口號。宣傳他是亞洲的「反共英雄」、「東方的佛朗哥」。當即招兵買馬，配備精良器械，優給官兵的待遇，以效法「皇軍」姿態，於民國廿七年四月十五日開到河南的重鎮彰德。真是聲勢顯赫，聳人聽聞。敵軍的企圖，是以第一軍爲試金石，如果效果卓著，再來第二、第三……等「皇協軍」。

戴雨農覺得問題嚴重，如不能設法子李福和以嚴重打擊，而讓他成功；那麼接二連三的繼續下去，就等於由中國人拿敵軍的槍彈，幫敵人殘殺自己的同胞，打垮自己的國家。這對我長期抗戰，非常不利。於是下令安陽情報組和駐在新五軍的高參嚴家誥，密切合作，儘一切可能，予「皇協第一軍」迎頭痛擊。安陽情報組奉到命令，開始調查策動。很快的發覺「皇協軍」的副軍長徐靖遠、第一師師長黃宇宙等民族意識堅強，並不是真心想做漢奸，尤其不甘心以中國人而効忠日本帝國；其所以參加偽軍，不過想藉此掌握部份武力，好等待機會而已。於是，先派組員師振東滲入「皇協軍」，由第一師參議李本中介紹，擔任秘書；再由黃宇宙介紹，與第二師師長吳朝翰取得聯絡。因爲工作順利，再經師振東介紹七

位同志參加「皇協軍」，遍佈於該軍的各重要部門；嚴家誥也派人與徐、黃等取得聯絡。暗中傳達戴雨農勉勵他們殺死李福和，反正効順，經過三個月的策動，完全成熟，亟待適當時機發動。但表面上偽裝服從敵軍，精神抖擻，使敵軍感到相當滿意。

李福和非常得意，以為是自己留日的鍍金招牌和領導有方；在部屬的慫恿下，親自赴北平，向敵軍要求增加重裝備，俾能名副其實的向「皇軍」看齊，接替彰德一帶的防務。敵「華北派遣軍」接納李的要求，決定於八月初派員赴彰德校閱點驗，然後予以重新編裝。消息傳回彰德，徐、黃、吳等決定就點驗的時機，發難行動。

民國廿七年八月七日，李福和陪同敵軍軍官多人，由平漢路南下，抵達「皇協軍」的集合地點，彰德的西曲溝村校閱點驗；突然徐靖遠一聲令下，當場擊斃李福和與全部敵軍軍官，通電反正。經戴雨農呈奉軍委會，任命吳朝翰為河北游擊司令，徐靖遠、黃宇宙為副司令；吳兼第一支隊司令，黃兼第二支隊司令，隸第一戰區，撥歸鹿鍾麟主席指揮。

「皇協軍」第一軍的被策動反正，給予敵軍的打擊很大，同時也驚破了其利用中國人組織軍隊，向日本帝國効忠的迷夢；從此不敢再組織「皇協軍」了。同時，此一事件，也說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中華民國畢竟是一個具有悠美民族文化的大國，畢竟有人才，能夠見微知著，防患未然；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無法在中國大行其道。

註：王文等在華北打擊敵偽，卓著聲威；敵軍痛恨之餘，竟至公開懸賞捉拿。後來王文於民國廿八年九月，因公再赴北平，被人告密而失事被捕，熬刑數月，不屈就義，年卅。其父於民國卅三年返里掃墓，竟被中共以「國特家屬」名義逮予加害，一門忠烈。王文，河北清苑人，原十三路軍營長、北平軍分會特派員；民國廿三年參加戴雨農組織。

特警班的基本精神

抗戰開始，戴雨農的情報組織大幅度擴充，任務也加重了很多，當然需要更多的人才；加以工作的性質，和一般抗敵工作不同，尤其需要大量的吸收熱情有為的青年，增益新的血輪。因此過去以秘密吸收，經過短期訓練的方式，必需改變；而人員的學識基礎和籍貫涵蓋，甚至各種專長，都應當在慎重考慮之中。此一情形和事實需要，早為戴雨農所熟慮；首先他毅然決定改用公開招生的方式，向全國各地招考高中以上學校的畢業學生。

然而，當時的中國社會人士，對於情報工作的性質和重要性，仍然缺乏明確的認識，所以仍不慣用軍統局情報人員名義，對外公開招生。因為戴雨農兼任中央警官學校的主任校務委員，同時，他始終感覺情報與警察工作，有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情報工作人員，也需要具備警察的常識；戰時的情報工作人員，也可以在戰後轉任警

察工作，以他們寶貴的經驗，對國家的安全和社会的治安，多所貢獻。所以他想到用中央警官學校特種警察訓練班的名義，公開招生；一面培養情報學能，一面灌輸警察知識。於是，在政府的核准之下，自抗戰開始以迄最後勝利，分別在湖南的臨澧、黔陽、貴州的息烽以及蘭州、建甌、重慶、北平等地舉辦中央警官學校特種警察訓練班（簡稱特警班）七期；由戴雨農兼任主任，余樂醒、吳玉良、馬志超、劉璠、王孔安、廖華平、胡國振、陳宜生、劉忠雲、胡靖安、徐亮、金樹雲、桂運昌、林超、張國樑、劉人奎、喬家才等為副主任。

特警班是戴雨農在軍統局時期，培訓基本幹部最主要的訓練單位，各地投考參加的相當踴躍，學生素質也很高；所以戴雨農非常重視，最初是由余樂醒擔任設在臨澧的臨訓班副主任。余樂醒曾經留學德國的，是一位技術專家。戴雨農為了對那些來自四方的青年學生，加強軍事管理；多充實他們的軍事學識，特地物色一位軍事專家吳玉良到臨澧班協助軍事訓練。

吳玉良是黃埔出身的少將軍官，本來是第八軍的參謀長，當敵軍進攻九江之時，奉令代理第十一師師長，防守姑塘、十里山、鑽林山之線，奮戰負傷，住入漢口協和醫院養傷。民國廿七年九月初傷愈出院，經胡宗南將軍介紹，與戴雨農晤面。當他知道戴擬約他去臨澧負責軍事訓練之後，他感到有點才不勝任，向戴表示：「特種情報工作是門外漢，恐怕無法達成任務」。戴勉勵他說：「特種技術，自有專家負責訓練，你祇

把黃埔精神灌注到學生身上就好了。」吳感動之下，應允以鞠躬盡瘁的精神勉力去做。於是他以軍政部少將部附調軍統局服務，擔任臨訓班的參謀組組長。

是年十月中旬，戴雨農親往臨訓班主持畢業典禮（該班先于廿七年三月開課），該班官生照迎接軍政大員的一般慣例辦理；於是派衛兵、置儀隊、貼標語、放鞭炮，並且集合當地的政府首長、社會知名人士、班中高級官長和學生代表，到車站歡迎。戴雨農一下車，在軍樂和鞭炮聲中，親切的和歡迎者握手如儀。當他抵達班內之後，不稍休息，首先視察環境，隨即召集全體官生講話。對該班爲了歡迎他，如此鋪張招搖，既不合保密原則，而且也勞師動衆，完全違背軍統局的實幹作風，加以嚴厲的斥責。同時，對班裏爲了歡迎他所張貼的標語，「戴某如何英明偉大」，也表示不滿，他說：

「本班是爲我們未來千萬幹部所設，一切精神與物質的重點，應以學生爲對象；用不到爲我本人捧場。更不應把社會上一般機關那一套逢迎吹拍的惡習風尚，帶到我們神聖的教育團體來；給革命青年以不良的印象，產生不良的後果。」

隨後，他親自揮毫疾書標語：「天下無名英雄墓，應爲本班同學所獨佔」、「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堅定意志，站穩腳跟，不怕勞苦，認真工作」、「本班同學，是無名英雄的急先鋒」、「我們是領袖的聰明耳目」等十餘條，交給事務科長張樹勛，換下原有的標語。

當他巡視環境的時候，發現班址進出的通路

很狹小，而且崎嶇不平，馬上動員千餘學生，跑向河邊，每人取一面盆碎石，大家一齊動手，很快的把大小通路鋪築成寬敞的康莊大道。然後，他集全體官生，舉行大會餐，很愉快的告誡大家：「這才是革命教育的基本精神，現在如此，將來大家擔負革命工作任務的時候，更要發揚這種同心協力，互助合作的革命精神，那就無往而不利了。」

畢業典禮舉行了，總隊長陶一珊報告人數後，大家肅立，靜聽戴雨農訓話。他對畢業學生多所勉勵，並且以閨女出嫁作比喻，由溫和而嚴肅，把「施衿結褵」之義，發揮得淋漓盡致，語重心長，熱情洋溢，在場的衆人，被感動得流下熱

淚。他自己也滿臉淚痕幾度回轉頭來看剛參加工作的吳玉良；使吳熱血沸騰，幾乎縱聲一哭。戴雨農留在臨訓班，短短的幾天之中，晝夜不停的與學生個別談話，親切熱誠，肝膽照人；學生受他感召，紛紛自動要求立即派往前線殺敵。戴除挑選其中六十名爆破技術優秀的調往武漢擔任一項臨時的重要任務以外；其餘的也按各地工作的需要，妥爲安排。

學生分發完畢，戴雨農也離班赴武漢。臨行之前，發表吳爲該班副主任，並且命令他率領全班西遷黔陽。同時親筆書贈吳副主任云：

「待人以誠，處事以公，責己尚嚴」。

（待續）

風流人物

萬 墨 林 等 著

第一、二集合售貳佰肆拾元

- 第一集要目：（一）民國四大美人（二）徐志摩四角戀（三）蔡松坡鳳仙戀（四）喜艷親王劉喜奎（五）藝壇奇女子：劉喜奎、樂蒂（六）末代狀元三角愛（七）坤伶主席新艷秋（八）賽金花本事全文（九）洪狀元煙臺舊事。第二集要目：（一）浪漫大師郁達夫（二）郁達夫遇害謎底（三）一代紅顏陳圓圓（四）美人窩裏黎錦暉（五）風流次長唐有壬（六）第一荒唐陳公博（七）慈禧與榮祿（八）艷星艷聞錄（九）將軍與詩人（十）梁任公的秘密戀史。精采百出，美不勝收，篇篇引人入勝嘆爲觀止。